

紅樓叟

薄暮迴夢錄



各說各話

八三暮年不請自來，到了這把年紀，常常午夜思潮夢迴，猶難抹掉當年壓在老百姓頭上的兩大盜賊這不愉快記憶。所謂盜賊一為故鄉的土匪，一為貪污腐敗的蔣政權。

我稚年親歷其境，一九四八年剛初懂事，父母帶著胼胝手腳掙來的辛苦錢，和我們五個孩子，乘搭安慶輪回故鄉唐山，打算要蓋房子，以圓祖母生前唸唸不忘要有自家房宅的夙願。

安慶輪一到廈門靠岸，蔣記的海關人員登船一瞄，就看出我家是帶資財回國的，馬上來了幾個關員，土匪一般地翻箱倒櫃（大型軍用帆布袋），搜個透徹。

一時行李裡的肥皂、糖果、罐頭、奶粉、玩具等雜物一片狼藉散落甲板上，母親隨身帶的金塊美金全被搜走，我們被折騰了半天，才垂頭喪氣地離船上岸，遭遇蔣記關員搜刮的歸僑不止我一家，廈門海關也因此被華僑視為鬼門關，一般遭到這種「禮遇」的華僑一談到蔣記海關，總會心頭火起，拍案罵娘罵烏龜，恨聲不絕。

回到石獅鄉下的故里，目睹有些鄉親窮得三餐不繼，竟有夫婦輪流共用三條褲子的。日常生活里，國幣一日貶值一日，幣值下滑之勢難擋。我看見一些小兒玩伴拿著印有禿頭的廢幣當紙屑把玩，石獅商戶做買賣竟然學起古代「交子」那一套，以印有信譽良好的大商鋪票據當鈔票使用，老百姓生活

實在苦不堪言。追根溯源，經濟會衰敗，固然有列強的貪婪，剝削，內戰消耗，官吏腐敗斂賈等諸多原因，更可怕的是泰山壓頂下來的金圓券騙局。

蔣介石政權為掏空老百姓的血汗錢，竟然搞個金圓券戲法，勒令民間所持的銀元，美金通通得兌換金圓券，違令者要科以重罰，市場買賣一律要使用金圓券，待老百姓的銀元，美金被搜刮得差不多了，一陣狂風劈頭刮下來，金圓券作廢了，老蔣政權就是如此這般對人民巧取豪奪，老百姓的血汗錢榨完了，蔣家王朝也玩得快完了。

我家是歸僑，手頭有些頭寸，生活過得比一般人好些，這難免引起人眼紅，父親蓋房子僱工人辛辛苦苦豎立多根大柱和橫樑。夜半天黑壞事到來，天剛發亮，人們發現我家工地上的大柱橫樑被人推得東倒西歪，前功盡廢。

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村中有人串通土匪來鬧。有一天我放學回家，看見幾個漢子持著一份「地下共產黨公函」，兇巴巴地向我家要索黃金槍械，幾個傢伙對我家大肆搜索，半天不得要領。

要走時悻悻放下狠話，改天再來拿不到錢槍，絕不罷休。

剛好住在村裡的私塾老師許定江是貨真價實的地下黨員，他看了「公函」大笑，揭穿土匪的「公函」是假貨。

父母懷念故鄉，留戀故鄉，得來回報卻叫人洶氣，覺得故鄉待不下了，遂依依不捨收拾行李，帶著我們兄弟五人返回呂宋。

吳牛月



特稿

開正



特稿

年的滋味，融進正月初一的晨光裡。

這一日，閩南人習慣喚作「開正」。是明明白亮，亥終子初的一聲爆竹；是清清爽爽，家家戶戶推開的一扇門扉；是溫溫軟軟，歲歲年年刻在骨子裡的綿遠期許。

除夕剛過十一點，一陣又一陣的爆竹聲劃破夜空，十二點後進入潮水般的高潮，這便是閩南人說的「開門炮仗」。彩紙繪滿辭舊迎新的祈願，在火光裡炸開，碎紅的紙屑鋪滿地，燦若雲錦。一片熱烈的紅、喜氣的紅，直鋪到人的心底去，「滿堂紅」了。祖母望著一地紅屑，眼裡蕩漾著笑意，喃喃道：「好，好，滿堂紅，一年都紅火。」年的甜香漫開，處處瑞氣，沾了衣角，染了眉梢。

這一日的清晨，醒得比尋常早些。大人孩子都換上嶄新的衣裳，似還帶著前幾日曬過的陽光味道，人便也跟著煥然一新。按閩南的老規矩，正月初一要賀正，晚輩先向長輩敬一杯甜茶，一聲「新年好」溫溫柔柔，落進長輩的笑紋裡。長輩拿出早已備好的紅包，遞到晚輩手中，紅紙裹著的，是康健平安，是樸素的愛。

早飯的講究最是細緻，忌稀飯，必吃乾飯。母親總特意囑咐我，要慢慢吃，一口一口嚼出米香來。她說，年初一吃了乾飯，一年到頭的日子才不會「淅淅瀝瀝」不踏實，方能豐衣足食、安安穩穩。也忌煎粿，怕那煎得金黃的「赤」，沾了「赤貧」的意頭，擾了新年的好光景。桌上的菜素淨卻暖心，皆是提前備好的。這一日，不動刀剪、不碰針線，那些鋒利的物件都要暫且收妥，怕擾了新年的祥和，惹了血光的不吉。

這一日的家，是不掃的。掃帚要歇上一天，民間說，初一掃地，會掃走家中的運氣，散了一年的財氣，甚至會引「掃帚星」上門，招致霉運。即便地上落了炮仗的碎屑，也由著它鋪著——那是新年的紅，是歲歲的喜，留著，就是留著一整年的好光景。也不往外潑水、倒垃圾，廢水都盛在大桶裡，一日不外洩，怕把家中的財氣與神氣，隨水流散去。

記得有一年，表哥來家裡，不小心

打碎了一隻碗，「噹噹」一聲，臉霎時白了，滿屋的人都靜了一瞬。父親卻立刻笑著起身，高聲道：「好！歲歲（碎碎）平安！今年啊，瓷（財）破得多，財錢來得更多！」大家都跟著笑起來，那一點小小的驚惶，立刻被這暖心的吉祥話化解得無影無蹤。原來，連看似「不吉利」的事，也有法子說得圓圓滿滿。這或許就是年的智慧，用一種近乎天真的執著，守護著對美好生活全部嚮往。

門檻也不能坐，要讓它好好歇著。守了一年的家門，護了一屋的平安，這一日，也該享享清閒。不洗衣服、不洗頭髮、不做活計，一年的忙碌暫且擱下，只守著家人，守著這一室的溫馨。

街巷裡，村道上，漸漸熱鬧起來。人們互道著「恭喜發財」「新年快樂」，話語溫軟，笑意盈盈。相識的、不相識的，見了面皆是一臉和善，新年的喜悅，消解了所有的生分。有人走向村頭的廣場——那裡早搭起喜慶的綵棚，鑼鼓聲、喝彩聲正一陣高過一陣。年輕的後生們在場上奔跑跳躍，老老少少圍在一旁，喊聲笑聲融成一片熱騰騰的雲。也有人攜家帶口往鄉野去，沿著田埂漫步，看田地舒展開身子，呼吸著清冽清新的空氣。孩子們在草坡上追逐，手裡牽著新得的氣球或風車，那鮮亮的顏色，像是把新年的希望拽在手裡，跑成了一道流動的虹。

也有親朋好友聚在一起，圍爐煮茶，閒話家常。不用刻意寒暄，不用假意客套，這份簡單的相處，便勝過千言萬語。古時的文人雅士，用名帖投賀；如今我們，有電話、有短信、有微信。拜年的方式變了，可那份祝福的心意從未變過，跨越山海，依舊溫熱。

春風送暖，年味正濃。正月初一「開正」，開的是一扇新舊交替之門，啟的是一段簇新光景。這一日的諸般規矩，看似拘束，實則盡是祖輩凝就的樸誠——是對生活的熱望，是對美好的護持。這儀式感，如一枚鮮紅的繩結，繫在歲月的長繩上，輕聲提醒：你又平安走過一程，而那嶄新的一切，正從這敞開的門，光亮亮地湧進來。

新年開啟，四時安瀾。往後的日子，皆是春暖花開。

馬忠

風雪與離別：

兩首歌為何全網刷屏？



巴山一馬

文藝創作怎樣才能打動人心，是創作者一直在探索的問題。2026年初，兩首風格不同的歌曲悄然走紅，引爆全網。川音合唱團《大風在颶大雪在下》用清澈的和聲喚起了許多人的共同記憶；海來阿木的《嘉禾望崗》則以質樸的旋律定格了屬於一座城市的匆匆歲月。

沒有明星推廣，也沒有密集宣傳，它們卻接連登上各大音樂榜單，在街頭巷尾被人們傳唱。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，它正體現了當下文藝向本真的回歸。這背後，就揭示了今天文藝創作的關鍵，也給我們帶來了許多啟發。

真誠的情感：

從個人故事到集體共鳴

文藝的生命來自真實的情感，這兩首歌之所以動人，首先是因為它們捕捉到了普通人民共有的情緒。《大風在颶大雪在下》以「風雪」為背景，用「熬過風雪熬不過思念」這樣樸素的歌詞，描畫出異地牽掛與深夜獨處的心境。川音合唱團的演繹沒有複雜編排，僅憑乾淨的人聲層層推進，把青春的真誠與思念的深沉融為一體，讓每個經歷過離別的人都能從中看到自己。這種「直接的情感表達」不靠華麗修辭，卻以最簡單的方式觸動人心。在快節奏的今天，人們已厭倦飄忽的抒情，更渴望能貼近內心的真誠訴說。

《嘉禾望崗》則借助一處地標，串聯起許多人的共同記憶。廣州地鐵的嘉禾望崗站，本是連接機場與火車站的交通樞紐，卻在歌聲中變成了承載青春、告別與夢想的情感符號。「有人奔赴前程，有人告別過往」，簡單幾句，便道出了無數打工人的漂泊、畢業生的不捨、戀人離別。歌曲中穿插的地鐵廣播聲，更瞬間將人拉回那個月台，彷彿每個人都曾在那裏經歷過一場關於出發與告別人生場景。這種把個人感受融入集體記憶的創作，讓歌曲超越了個體抒發，成為一代人的心聲，自然引發了廣泛共鳴。

踏實的創作：

從精細打磨到內容為本

兩首歌的走紅，也再次印證了「內容為王」的道理。它們在創作中的耐心與克制，恰恰是當前不少作品所缺少的。《嘉禾望崗》由海來阿木和吳歡歷時五年打磨而成，從旋律到歌詞反覆推敲，只為準確傳遞「月台離別」的複雜心緒。這種不急不躁的創作態度，與眼下追逐流量的「速食式」產出形成鮮明對比，不增熱點，不刻意炫技，只憑紮實的詞曲和真誠的初心，讓作品擁有了跨越時間的力量。

《大風在颶大雪在下》的成功，則得益於形式與內容的契合。川音合唱團沒有使用複雜編曲或過多技巧，而是以簡潔和聲、純粹人聲突出歌詞的敘事與情感的穿透。這種「有所克制」的表達，既貼合歌曲質樸的

基調，也降低了聽眾接收的門檻，讓作品不僅適合舞台，也易於在短視頻中傳播、改編。相比之下，一些作品過度追求製作精緻或形式新奇，反而讓情感變得空洞。這兩首歌提醒我們：文藝的核心是傳遞情感，而非炫技造勢，形式永遠應當服務於內容，只有回歸本質，作品才能真正走進人心。

有效的傳播：

從融入場景到雙向互動

在新媒體環境下，作品的傳播離不開內容與管道的配合。這兩首歌的傳唱路徑，也為文藝創作提供了參考。《大風在颶大雪在下》最初來自校園合唱，學生們真摯的演唱視頻在抖音、B站發佈後，迅速激發了網友的二創熱情，有人加入自己的故事，有人組織線上合唱，還有人製作歌詞海報，讓歌曲在互動中不斷擴散。這種「校園場景+短視頻傳播」的模式，既發揮了歌曲易於傳唱、情感濃郁的特點，也借助年輕群體的自發分享，實現了從校園到全網的傳播。

《嘉禾望崗》的傳播則呈現出「民間共鳴+官方呼應」的良性互動。歌曲在民間走紅後，廣州市長在公開場合推薦了這首歌，將其與廣州的城市文化傳播相結合，既提升了歌曲的知名度，也讓「嘉禾望崗」成了一個文化符號。這種民間與官方的雙向推動，打破了文藝傳播的單一路徑，讓作品不僅成為大眾的情感寄託，也轉化為城市的文化名片。這告訴我們：文藝創作不應只停留在個人表達，也要思考如何與不同的傳播場景融合，無論是校園、地標這樣的實體場景，還是短視頻、社交平台這樣的線上空間，只有讓作品融入場景，才能最大限度地擴大其感染力與影響力。

總而言之，《大風在颶大雪在下》與《嘉禾望崗》的走紅，為文藝創作帶來了這樣的啟示：作品的溫度，來自真情，紮根普通人的真實生活；作品的厚度，來自匠心，保持踏實創作的耐心；作品的廣度，來自對傳播場景的適應，與今天的媒介環境同頻。在流量至上的時代，文藝創作最可貴的是要守住一個「真」字——情感真實、創作真誠、傳播真切。只有這樣，才能創作出更多既能打動個人，又能凝聚集體，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，讓文藝真正照亮生活、溫暖人心。

菲律賓商報

CHINESE COMMERCIAL NEWS

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

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

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

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

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

營業部：227 Dasmariñas St., Binondo, Manila

電話：79606382 - 82411756

傳真：82411588

電郵地址：siongo@gmail.com

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

member:UPMG GROUP



特稿

陳理華

大年三十這天



大年三十，是歲末的收官，是新春的序章，更是一年中最熱鬧、最浸滿煙火氣的日子。每一項代代相傳的習俗，都藏著家人心底最熾熱的期盼，裹著辭舊迎新的雀躍，我的這一天，便被這些細碎又溫暖的儀式感，滿滿當當填得溢了出來。天剛蒙蒙亮，晨霧還帶著冬夜的清寒，家裡便褪去了往日的靜謐，忙碌的氣氛悄然瀰漫在屋子的每一個角落。大年三十的第一項重頭戲，便是貼春聯——這是刻在我們骨子裡的年俗，半點馬虎不得。在我們村，貼春聯必選旭日東昇的上午，老輩人說，此時陽氣漸盛，寓意新的一年福氣升騰、日子蒸蒸日上，這份樸素的講究，藏著祖輩們代代相傳的美好期許。

漿糊早已備好，先把春聯均勻抹上，再架起梯子，一個人爬上去張貼，另一個人在下方扶梯、校準，確保貼得平整端正。最後用手或毛掃把將春聯撫平，當紅底黑字、筆力遒勁的春聯穩穩貼上大門，年的味道瞬間被拉滿，彷彿在向全世界宣告：新年真的要來了！貼完春聯，院子裡愈發熱鬧，殺雞宰魚的聲響、剁水餃餡的篤篤聲、家人說笑的歡鬧聲，交織成大年三十最動聽的序曲。

貼罷春聯，全家的重心便轉移到廚房，準備年夜飯成了頭等大事。主婦們守在灶台前，裹著氤氳的熱氣，切菜聲清脆、炒菜聲滋滋，家人的歡聲笑語繞耳畔，這些細碎的聲響，便是大年三十最動人的交響，藏著最真切的團圓煙火氣。

臘肉油亮的盤蹄，溫水洗淨後愈發金黃誘人；殺好的公雞收拾乾淨，與十個圓滾滾的雞蛋一同入鍋，寓意新舊年皆圓滿順遂、十全十美。煮好的盤蹄與公雞色澤鮮亮、香氣撲鼻，我們會把殺雞時留下的雞尾五根毛插在雞屁股上，裝進青花瓷盤，由家中男丁捧著，配上香燭，前往村尾土地廟祭祀——這是我們村延續上百年的規矩，藏著對土地的敬畏、對過往的感恩，更藏著對新年的祈願。

當年糕烤得金黃焦脆，麵條、水餃和各式菜肴陸續出鍋，分歲儀式便如期而至。大廳供桌上整齊擺放著祭品，燭火搖曳、香氣嫋嫋，全家人斂聲靜氣、心懷敬畏，默默祈求新一年平安順遂、五穀豐登。儀式簡單卻莊重，隨後還要將幾碟可口菜肴端到廚房供奉灶王爺，願他上天多說好話，護佑全家來年衣食無憂。儀式完畢，菜肴悉數上桌，一家人圍坐桌邊，團圓飯正式開席。

暮色四合、華燈初上，年夜飯桌上熱氣氤氳，每一道菜都有專屬的吉祥寓意，而

最亮眼的當屬金盤蹄——這是年夜飯的「靈魂」，缺一不可。盤蹄色澤紅亮，入口Q彈醇厚、肥而不膩，老輩人慢悠悠說道，它象徵著來年富足美滿：小孩吃祈願平安成長，大人吃期盼財源廣進，老人吃祝願福壽綿長，在閩北一帶，盤蹄是過年不可或缺的念想。除了盤蹄，年糕也必不可少。軟糯香甜的年糕夾上一盤盤蹄肉，香鹹糯甜交織，一口下去滿是幸福，也寓意著一家人新一年步步高升、日子紅火。魚更是餐桌上的常客，寓意「年年有餘」，踩魚時會把魚尾輕輕貼在菜廚門上，成了美好期許的見證，也引得孩子們嘰嘰喳喳圍觀，訴說著來年的心願。

吃年夜飯的間隙，晚輩們最期盼的環節如期而至——長輩分壓歲錢。爺爺奶奶、爸爸媽媽早已備好印著吉祥圖案的紅包，裹著滿滿疼愛遞到晚輩手中，輕聲叮囑“新一年要聽話、平安喜樂”。紅包裡裝的不僅是鈔票，更是長輩沉甸甸的期許與牽掛，晚輩捧著溫熱的紅包，連忙